

巴縣志

T 3180/7169.8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Y 31 1958

6

巴縣志卷十一

藝文志  
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羽  
日

古  
巴  
縣  
志  
卷  
十  
一

邑令王爾鑑熊峰纂修

邑人周開豐梅厓校閱

藝文志

宸翰

勅

明

仁宗賜少師吏部尚書蹇義勅

藝文志  
監國之時卿以先朝舊臣擢兼詹事日侍左右時

肇建兩京政務方殷隨事籌畫適中惟難卿以善翊  
君以義徇國勞心焦思不恤身家載歷艱虞未有咨  
嗟之意及朕嗣承大統贊襄治理用濟斯民喻朕於  
道不懈益恭二十餘年夷險一節朕篤不忘茲以已  
意創製寔忠貞印一枚賜卿用藏於家傳之後世俾  
爾子孫知前人顯榮於國者良不易致宜加保守朕  
之子孫亦知卿弼予於艱體朕愛卿之心以保爾子  
孫庶幾上下相安與國咸休書曰惟后非賢不乂惟  
賢非后不食自古君臣相遇難矣哉往績維茂永終

是國故勅

誥

懷宗贈兵部尚書劉時俊誥

制曰士有壯志匡時捐家徇國功垂成於破竹允著師  
貞謗已甚於中山幾從吏議自非稽冊府酬勲之典  
何以勸人臣任事之忠原漢官儀作周同命爾原任  
太僕寺正卿劉時俊風期磊落氣識沉雄蚤歲登壇  
捐顧動義眉之色一官落拓馳驅存馬革之心固已  
澤漸花封名高瓊掖者矣方全蜀巴渝之難救鮮纓

冠雖一時文武諸臣談猶失色而爾獨單車指關萬  
 里誓師保厥巖疆扼其吭背昔寧夏變作葉夢熊自  
 請行邊新建功成鄒守益實同義舉先臣可作於爾  
 豈殊何意中道而畢命沉寃彌恨讒言之甘心誣枉  
 於戲以爾叱咤變風雲之氣不獲發紆於時使全軀  
 保妻子之臣從而媒孽其短此志士於今飲泣而朕  
 心所為愴然也茲特贈爾兵部尚書正治上卿資政  
 大夫予廕襲賜養膳今水蘭二酋駢首誅戮西南半  
 壁漸次廓清豈惟枕戈遺將之功僅爾甲馬夾雜所

助取譖人以投豺虎業當清霽之朝化精魄而騎尾  
 箕永作河山之鎮馨此綸綍被於歌鐘爾其有知沒  
 且不朽

皇清

封重慶鎮總兵加榮祿大夫韓成誥 康熙四十二年

制曰閩外疏功特重丈人之任師中樹績爰標上將之  
 名望起干城恩頒綸綍爾都督僉事管四川重慶鎮  
 總兵官事加五級韓成謀猷克壯材藝兼優早執銳  
 以披堅久司軍務乃建牙而仗節遂總戎麾裘帶從

容功信成於樽俎車徒整練勢儼竝於金湯爰賁寵  
綸俾膺嘉獎茲以覃恩特授爾階榮祿大夫錫之誥  
命於戲式頒殊寵用酬伐閱之勲祇服徽章益展翰  
鈐之畧尙勤後効無替前勞

贈廣西巡撫韓良輔誥 雍正十三年

制曰國爵優崇樹鷹揚之偉烈家聲光大表蛾術之良  
模特布新綸用彰舊德爾原任廣西巡撫韓良輔乃  
副將管貴州古州總兵官事韓勲之父清門代啟素  
履恭修教子義方早授豹韜之畧傳家忠孝果符鵠

印之祥慶典式逢崇階宜陟茲以覃恩馳贈爾爲資  
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顯揚克遂休茲天室徽章作  
述交輝展也人倫盛事令名無斁世澤長垂

贈翰林院庶吉士李光夏誥 乾隆元年

制曰寵渥朝章錫類不遺於一命祥開家慶馳恩爰及  
夫重闈爾李光夏乃翰林院庶吉士李爲棟之祖父  
弓裘衍澤瓜瓞綿休作述相承再世式彰其祖武淵  
源有自一經早裕夫孫謀茲以覃恩馳贈爾爲翰林  
院庶吉士錫之勅命於戲舊德弘昭用廣顯揚之志

新繪特黃永增泉壤之光

贈翰林院庶吉士李初復誥 乾隆元年

制曰宣猷服采中朝抒報最之忱錫類推恩休命示醜  
庸之典爾李初復乃翰林院庶吉士李爲棟之父令  
德踐修義方夙著詩書啟後用彰式穀之風弓冶傳  
家克作教忠之則茲以覃恩封爾爲文林郎翰林院  
庶吉士錫之勅命於戲篤生杞梓之材功歸庭訓丕  
煥絲綸之色榮播天章

贈貴州提督加左都督韓勳誥 乾隆八年

制曰人臣奏開闢之勲謀猷克壯國家錫報功之典品  
級加榮惟懋績樹乎師中斯寵命頒於身後爾都督  
同知管貴州提督加贈右都督韓勳夙諳兵事久歷  
軍行壯歲從戎卽著干城之望巖疆分鎮聿推冰燭  
之才洎乎受律中朝煥矣建麾黔省兵民藉以  
而斥埃無驚將士樂其拊循而簡稽有法念茲勞績  
奄爾淪殂宜霈殊恩俾加顯秩茲以特恩贈爾爲榮  
祿大夫於戲抒誠報恩式膺三命之榮班爵酬庸用  
慰九泉之志

贈江西沿山知縣王應春誥 乾隆十六年

制曰考績報循良之最用獎臣勞推恩溯積累之遺載揚祖澤爾王應春乃原任江西廣信府沿山縣知縣王治之祖父錫光有慶樹德務滋嗣清白之芳聲澤流再世衍弓裘之令緒祐篤一堂茲以覃恩賜贈爾為文林郎江西沿山縣知縣錫之勅命於戲率修念祖膺茂典而益勵新猷有轍貽孫發幽光而不彰潛德

諭祭文

聖清

諭祭江西寧州殉難州同李成芳文 康熙二十一年

皇帝差四川遵義軍民府傅天寵諭祭江西南昌府寧州州同殉難贈為布政司叅議李成芳之靈曰烈士成仁齋志而歿忠臣報國捐軀以從爾李成芳矢志忠貞服官敬慎值逆賊之煽亂勵臣節以彌堅臨難不屈甘心殞命朕用悼焉特頒祭葬以慰幽魂爾如有知尙克歆饗

諭祭重慶鎮總兵官韓成文 康熙五十七年

皇帝諭祭原任四川重慶鎮總兵官韓成之靈曰鞠躬  
盡瘁臣子之芳踪賜卹報勤國家之盛典爾韓成性  
行純良才能稱職方冀遐齡忽聞長逝朕用悼焉特  
頒祭葬以慰幽魂於戲寵錫重墟庶沐匪躬之報名  
垂信史聿昭不朽之榮爾如有知尙克歆饗

諭祭貴州提督韓勳文

乾隆十年

皇帝遣合州知州秦景曾諭祭原任貴州提督加贈右  
都督諡果壯韓勳之靈曰任隆專闢揚節越之嘉猷  
禮重易名賁泉壤之渥澤成勞是獎祀典聿頒爾

烈風習韜鈐素優智畧衛周廬於紫極劍佩趨蹌佐  
戎政於黔陽軍麾整肅建牙夷界邊陲之刁斗不驚  
總制巖疆保障之干城攸賴方資驅策忽告淪徂良  
軫朕懷爰申諭祭於戲琯戈鎮靜追偉畧於風雲  
甲光明紀遺徽於竹帛靈其不昧尙克歆承



疏

漢

請分巴疏 附分巴訟

但望

漢桓帝以并州刺史但望為巴郡太守勤郵  
 民隱郡文學掾岩渠趙荅弘農馮尤墊江冀  
 榮王祈李溫臨江嚴就胡良文愷安漢陳禧  
 閬中黃昌江州母成陽譽喬就張紹牟存平  
 直等詣望自訟曰郡境廣遠千里給吏兼將  
 人從冬往夏還夏單冬複惟踰時之役懷怨

曠之思其幽喪吉凶不得相見解緩補從下  
至薪菜之役無不躬買於市富者財得自供  
貧者無以自久是以清儉天枉不聞加以水  
陸艱難山有猛禽思殛期會隕身江河投死  
虎口咨嗟之難歷世所苦天之感應乃遭明  
府欲爲更新兒童疋婦歡喜相賀將去遠就  
近釋危蒙安縣無數十民無遠邇恩加未生  
澤及來世巍巍之功勒於金石乞以文書付  
計掾史人鬼同符必獲嘉報芬等幸甚松上

至深納之

郡戶曹史枳白望曰芬等前後百餘人歷歷  
政府未蒙感悟明府運機布政稽當望極焉  
民庶請命救患德合天地澤潤河海關關以  
來今遇慈父經曰奕奕梁山惟禹甸之有維  
其道韓侯受命比隆等盛於斯爲美永興二二  
年三月甲午望上疏曰

謹按巴郡圖經境界南北四千東西五千周萬餘  
里屬縣十四鹽鐵五官各有丞史戶四十六萬

千七百八十口百八十七萬五千五百三十五  
縣去郡千二百至千五百里鄉亭去縣或三四百  
或及千里土界遐遠令尉不能窮詰姦宄時有賊  
發督郵追案十日乃到賊已遠逃蹤跡絕滅罪遠  
捕證驗文書詰訊從春至冬不能究訖繩憲未加  
或遇德令是以賊盜公行姦宄不絕榮等及隴西  
太守馮含上谷太守陳弘說往者至有劫閭中令  
楊殷終津侯美吳烏傷尉蘇鴻彭亭侯孫魯雍亭  
侯陳已殷侯樂普又有女服賊千有餘人布散千

皇不卽發覺謀成乃誅其水陸弁兵復害殺郡椽  
松謝盛塞威張御魚復令尹尋主簿胡眞若此非  
一給吏休謁往還數千閉囚須報或有彈劾動便  
耶年吏坐踰科恐失冬節侵疑先死如當移傳不  
能待報輒自刑戮或長吏忿怒冤枉弱民欲赴訴  
郡官每憚還往太守行桑農不到四縣刺史行部  
不到十縣郡治江州時有溫風遙縣客吏多有疾  
病地勢剛險皆重屋累居數有火害又不相容結  
崩水居五百餘家承三江之會夏水漲盛壤背顛

溺死者無數而江州以東濱江山險其人半楚秦  
能敦重墊江以西土地平敞精敏輕疾上下殊俗  
習性不同敢欲分爲二郡一治臨江一治安漢各  
有桑麻丹漆布帛魚池鹽鐵足相供給兩近京師  
策等自欲義出財帛造立府寺不費縣官得百姓  
懽心孝武以來亦分吳蜀諸郡聖德廣被民物滋  
繁增置郡土釋民之勞誠聖主之盛業也雖會  
郡以自優暇不忍小民顯隔謹具以聞

請旌郵鄉官保城殉難疏

歐陽胡律

輒惟天下不能保其常治而無亂但使人心之忠  
義存什一於千伯則能支大厦於將傾何者蓋地  
正氣能興起人心而旌郵之鼓舞更神耳柰何人  
心至今日若不知忠爲何物故自封疆有事以布  
士無鬪志人懷二心雖身受封疆位極寵榮者不  
免而以禦亂捐軀求之巖居川觀之士抑又難矣  
乃有無土而守無兵而戰爲武夫之所不能爲而  
死文臣之所不肯死如合州鄉官原任安定縣知

縣董盡倫其人者真世之奇男子烈丈夫也臣等  
生同里井備聞父老之傳頌且身實受其庇而忍  
不據實爲我皇上陳之蓋先是逆酋蓄謀突發難  
於重慶一時守令望風鼠竄奸宄乘釁蜂起蹂躪  
郡邑勢如席捲而合固逼處虎吻且素爲賊所垂  
涎而側目者故渝城一據卽首欲得志於合自府  
吏蔡璿受遣迫索州印如寄而賊目中無合矣於  
時盡倫固自入山以來十餘年絕跡塵市者也至  
此毅然解帶傾貲募族黨率子弟入城從知州翁

登彥之請共圖嬰城固守故給璿詣城隍祠曰吾  
當對神與爾印也乘璿稽首神前急出袖中鐵鏈  
立碎頭顱抉兩目而生啖其肉手刃其首懸諸劇  
衢蓋自是而賊黨膽喪矣日與翁知州謀防禦一  
切除戎備糗據險集哨密偵用閒以禦外侮而清  
內奸者算無遺力而鬻彥以倡義醵金以廣助祗  
甲枕戈以率先尤勞怨不避艱危弗辭故一時義  
士嚮風奸人奪魄賊銳屢挫始終貽合以安且助  
銅梁而銅之圍解揀安居而安之城復而合以

北諸郡邑賴之藩屏翼衛者尤未易更僕數也自是合州威名爲賊所憚賊出悖示有捕獲翁知州董鄉官者許封侯再傳牌於合州安居銅梁定遠牌之及三邑者皆僭號改元獨合州牌不書以有翁董二臣在也繼而巡道臣徐如珂知盡倫滅寇志壯檄州欲盡倫接渝盡倫慨然領本州募兵以往歲除抵江北元旦祭告死事諸臣卽厲聲罵賊誓不與俱生聞其時七箸未遑子弟及其僕從皆力諫之不能止身先渡江直薄城下奮臂一呼殺

兼頗多竟齋志以沒矣疑且懼掠其僕詰問不已而其僕亦寧忍死竟不言主死也噫噫盡倫亦違何德而致此蓋盡倫生而磊落不羈而進便爲真循良退便爲真肥遯故初令清水量移別駕拂衣歸繼以關中撫按屬薦蒙聖祖特恩破格召起加貳守銜仍管安定縣復以執法忤孝廉拂衣歸歸僻處杜門卽子民之伏謁上司之餽一切謝絕日惟購書沉酣與處士李作梁共期遠不朽每歲入租時以贍族無私也此其滿腔

血渾身是膽貫顯晦而徹始終對天地而泣鬼神  
蓋誠有自來非偶然也故臣等曾不避內舉薦之  
於先假令蚤使在封疆定能爲國家効一臂之力  
而誰其用之今且無及矣此深山窮谷聞者無不  
涕淚酸辛而忠臣義士不扼腕痛悼者豈情哉今  
以保城之功則知州翁登彥業蒙皇上以督臣之  
請擢居憲職暫酬其勞以死事之義則與文縣張  
振德亦蒙允諸臣之請特予卹廕以旌其忠臣等  
竊謂盡倫一身已兼而有之且異乎當官而守土

者廟堂之上定有以厚待盡倫矣兼聞其子董三  
知慷慨激烈大有乃父風以一書生儻不共戴遂  
領盡倫所部兵同食荼藥共寢風露誓不殺賊不  
已無何遵義兵叛降賊三日後三知鳴鑼大呼諸  
兵故爲責如約狀賊遂疑悉斬降兵首棄於城而  
降卒乃不爲賊用蓋忠肝義膽父子一心求之今  
日豈非閒氣獨鍾一門者乎則優卹之典並及父  
子此亦天理人心不容已者臣等得翁知州貽字  
備述盡倫之忠而惜天付完節太速云見請入祀

并申請卹典又舉其子三知於道拔以僉書督兵  
 亦知地方公道未嘗泯沒第蜀道萬里又南中具  
 報不全義殫於衷不得不就所備聞縷縷上陳以  
 請廷議伏乞勅下該部查照近例將董盡倫優賜  
 旌卹并子謚廕以抒孤憤而慰幽魂庶節以奇而  
 益著典因隆而益彰將使四海忠義之士聞之而  
 感感則奮即全軀保妻子之人亦聞之而媿媿亦  
 奮當此四方多故不肖別具肺腸賢者亦各愛要  
 顧之日若朝廷耳若此異數別無激發忠義之術

而大事事與抑用舉國是而有所感焉何嘗不  
 士史不絕書今事舉也蓋功名富貴之徒賊臣則  
 地頭避難賊退則攘臂爭功甚而飾敗為成指  
 為利故武事之不振率由功罪之不明以至於此  
 如成都之圍久無生理賴撫按諸臣出億萬生靈  
 於半載湯火中為天子保西南半壁此其竭力  
 心首在撫按兩臣為無前元勳應與賢王夾輔之  
 忠並列寵褒非常不俟終日而何以守常格知  
 吳弘業屢出鋼梁於阡危詳在南北子民二揭而



新任道臣徐如珂聞難急赴惟恐後時聞其措量  
兵餉朝夕拮据至廢寢食不覺血枯髮白同知  
其杰報陞之日正蜀事洶洶而其杰毅然勇往  
兵催餉利害自擔怨勞獨任判官胡平表揀然  
溺冒危涉險始終不憚此皆今日難得者他若  
大儒金富廉一素封匹夫自酋亂以來即領  
士裹劍更戰以至於今亦錚錚佼佼當於古義  
中求之矣然亦據所聞者如此其餘未得盡知  
或知未真并乞躬行查撫按臣一切查核功罪務

極公極實勿漏勿遺今日套習蓋四海之大  
不乏忠義惟在廟廊之上實實加意鼓舞而又重  
念西蜀被賊被兵交相戕害士紳小民元氣俱傷  
連如臣鄉臺省諸臣願其仁梁之棟等之言力主  
撥帑拯急并斟酌一二歲閒大蠲額餉以拯此  
遺天下事尚可爲也全在謀國者留意焉

兵部覆巡撫徐可求應郵疏

天啟四年

爲照重慶之難一時文武重臣及道府而下履虎  
尾之險矢志疆場犯豕突之鋒委身原野變至慘

矣逆刃所指天地爲昏與櫬而歸山川共咽此忠  
臣義士所以望渝城而殞涕也說者謂奢寅父子  
何以生心樊龍兄弟何以狂逞變起不測逃將安  
之則嘗試論之徐可求等於奢樊非有怨也奢樊  
於可求等亦非有恨也非怨非恨而遽殺之此其  
故何也徵兵有人諸臣不與局內用兵有人諸臣  
亦非禍先彼豈不能高擁牙纛養優憲署以示貴  
備而輒爲僕僕母亦謂遼事決裂舉朝痛憤詭難  
袖手情切分憂其急公忠主之心真有天日可鑒  
者生之心可鑒斯死之魂足悲卽如科臣疏內所  
稱可求未至重慶尙有因其伏地勸其少需者而  
可求不聽則可求之貞心勁氣豈待死而後決哉  
故人皆謂可求等死於逆樊而臣謂其死於君國  
人皆謂死於重慶而臣謂其死於遼陽也可求等  
之死與袁應泰之死等耳然應泰殉患難而死  
可求等爲急救患難而死應泰失封疆而死可求  
等欲保全封疆而死今應泰卹矣於可求等又何  
疑焉除贈官祭葬已經吏禮二部題覆外應改旌

一子以示優異

辨劉時俊冤疏

御史

周宗建

學儒  
吳江

國法原無游移之案督臣忽開妄意之條謹據事  
剖陳以質公論以昭聖斷事臣惟人情之罪至叛  
逆而極國家之法至討叛逆而止故使其人誠言  
大逆罪在不赦則誅之惟恐其不嚴伐之惟恐其  
不急除君之惡惟力是視亦復何忌何嫌脫使其  
人原無大罪而鑿空而談懸虛而坐意所欲重則  
重之意所欲輕則輕之將使朝廷之法可上下

告密者之口而人臣之罪可擒縱於轉換者之心  
則其視國法太兒戲而其視天下太無人臣禮矣  
若督臣張我續之初逐布政周著也不恤其存之

功而妄加以浮躁之罪舉朝之人無不謂其恣氣  
顛倒一時公論業已大明其繼劾原任少卿劉時  
俊也始既敘述樊龍訴詞歸之賊人之私忿既又  
述其軍中販賣歸之時俊之姑息似已早成一公  
案矣乃今日敬剖良心一疏則又忽而坐時俊以  
卑污入其二子以通販且又祈皇上以解網而曰

臣之妄意若此臣乃讀而笑曰夫我續柰何以妄  
意兩字又欲擅出入人罪也臣請得爲皇上一剖  
之夫法者緣人之罪而定之者也人之罪則又以  
罪之證而定者也今我續謂川人之詆俊者曰賀  
奢寅稱千歲曰受其知性也此其所據爲卑汚者  
也臣則謂俊而果賀奢寅也果受其知生帖也果  
稱千歲也此即可謂之叛逆不可謂之卑汚我續  
自當直陳其賀奢寅也誰見之其稱千歲也誰聞  
之其持知生帖也誰得之不當混云川人之詆俊  
而已者也卽川人有詆俊者亦當直陳其誰姓誰  
名不當混云川人而已者也乃前後兩疏止陰歸  
於川人而直以己意斷之曰卑汚曰非大逆則是  
我續止聽提弄於川人而已全無主張也若曰因  
無實據而姑以卑汚之微罪坐之聊以此快一二  
川人之忿則是我續以督臣而代一二川人報睚  
眦之恨是亦不可謂非卑汚也若曰實會有人見  
其投賀實會有人聽其稱呼實會有人拾其單刺  
而我續諱之以混托於川人則是我續又姑縱俊

而借川人爲脫卸地也此又與於不道之甚者也  
乃我續又曰訴出賊口未必盡真若爲俊求寬也  
者夫果真也通逆大惡誅之宜也族之宜也不得  
以賊口而寬之也夫苟不真也則豈特賊口不真  
卽其所云賊口者又誰聞之誰見之恐皆不爲真  
也今監軍道戴君恩之敘述渝城事也曰與樊龍  
對話者再與張彤面誓者二與彤之僕初約者又  
不啻再三其時相訂執款追數致變之因無一不  
吐使果時俊搆之則乞憐求免之時宜更無先此

一語矣何竟無一字及俊也於筆楮陳之而反於  
口舌失之於隔城訴之而反於覲面置之於五月  
之朔追恨之而反於五月朔日之前後遺忘之臣  
已不能爲解矧有川人者耿耿其旁乃不能面質  
俊潛通一語使諸臣共聞以爲飛坐陷害之証何  
也我續不能如此一一詰問使直截痛快明坐俊  
之罪而乃以未必盡真四字斷之謬附罪疑惟輕  
之指欲破祖宗之法而從我續之妄意此又何以  
說也乃我續又曰劉昱劉暹密遣兵船遺孽販賣

而又拿獲真賊真犯送與某若是劉昱等之罪案  
早定矣何前疏漏而不載也果明知而故漏之是  
賣昱等以欺皇上也果昔未知而今知之又安見  
前此之非初情而今日之非捏造也自當提各兵  
鞠其遣在何日證佐何人各兵月給口糧之外餘  
米幾何爲其私賣之賊自火藥已賣之外果餘藥  
幾何爲其賊賣之證卽其賊賣已盡果見獲賊價  
幾何爲其敗露之蹟如是而明證其罪豈不成堂  
堂督臣彈壓氣象而直以笑而釋之歸之俊若一

聽命於俊而無可如何者不知俊之所釋者有幾  
人乎抑止所遣誘賊羅現之一子乎抑羅現之子  
果曾供有劉昱劉暹乎見獲火藥幾何鹽米幾何  
抑曾獲其賊價幾何已曾收貯在官乎果盡獲也  
而我續姑隱忍縱之是我續不能爲皇上守法安  
用有我續爲果一無獲而混混以各道之揭稟懸  
坐人以重法此又與推郢川人之詆時俊者同入  
含糊之說又何以爲賊犯之真也乃我續又曰俊  
室廬已經焚劫也乃以已意歸之士兵無律夫定

廬焚劫正俊訟寃一大証據使未被焚而我續故  
爲此言以寬俊是又我續私俊而欺皇上也使既  
被焚劫而我續乃以己意懸斷爲賊兵之悞及是  
我續旣以懸斷卑污者出俊之罪而復以懸斷焚  
劫者入俊之罪也俊度終不肯舍實據之事受我  
續懸斷也然臣因是而竊笑俊之禍有自來也彼  
其快口招尤不悟戈矛之集體喜心任事不知構  
會之非時方且津津焉道督臣之相知聒聒焉爭  
鄭撫之阻餉勃勃乎有帷幄上人之氣自認平蜀  
其掌中事而不料一蹈危機輒成罪府憂時念熱  
明哲心昏臣謂俊殆淺人也亦癡人也從古淺而  
見猜癡而得禍如俊者何可勝數獨惜我續雖愚  
何至徇人而忘己人情雖巧何至匿己而借人料  
俊之衰年將盡并欲殺兩子以杜好還之天道知  
通逆之公論共寃遂欲借販賣以快殄滅之陰謀  
嗟嗟乎不其太甚也哉昔宋夏竦深怨石介作詩  
貶刺嘗欲報之會狂人孔直溫謀反搜得介書謂  
詐死因誣富弼遣介陰結契丹起兵以爲內應欲

發介棺驗之時杜衍呂居簡等力訟其寃介棺始  
免彌竟得貶安撫使又万俟卨與岳飛有隙因誣  
與張憲逆書云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誣者  
大理卿薛仁輔李若樸等並言其誣竟以附會羅  
織卒罹寃死此兩事千古而下尙爲雲涕時俊卽  
不敢望古人顧其事之有無應驗頗與相類臣非  
敢學仁輔之訟飛杜衍等之訟介惟乞皇上乘今  
監軍道臣戴君恩獻伴之便如臣前所陳說一詰  
問之更集川人之寃於京者一叅質之如果前事

一一有証卽重修時俊爲不臣之戒我續當更受  
發奸之旌如果一一無証而姑舍其父仍陷其子  
以此爲剪草除根一法恐天地鬼神實有所不容  
也臣草疏已畢適見有君恩揭報具疏上陳累累  
千言葉爲時俊剖辯其寃始知君恩賢者當日之  
報原無成心今日之辯適存公道獨謂我續自爲  
大臣支吾轉換作此昧心之事故敢一直陳以附  
於執法秉公之義臣心甚不平臣固無苛求於我  
續也惟皇上實裁斷焉



保蜀援黔疏

戶部侍郎倪斯蕙

爾人

為蜀局將結黔事再壞勢必借蜀援黔究且因黔  
憊蜀情自切於同室計必籌於萬全敬抒一得以  
佐末議以保西南半壁事蓋今中外知邊事之為  
急不知黔事之為急也知黔事不知黔事即為蜀  
事也惟借蜀而後可以援黔惟保黔而後可以安  
蜀黔一日未得了局蜀一日未得息肩是黔蜀竟  
相終始天下安危實繫於此臣蜀人也生長重慶  
奢僭之變酷罹其禍三疏叫闕報變替後請餉詳

具列欵荷蒙聖恩俞允下部議覆多所採擇謂宜  
數月之間即可蕩平不虞淹至四年師益老財益  
匱人心益惴惴不安而黔師又報潰矣臣自己酉  
得請假養親比今十七年矣辛酉二月蒙恩起補  
原官尋值奢僭之變本省按臣題臣蒙難不屈伏  
荷聖旨憫臣家難奉部檄催臣上任屬臣父驚悸  
成病出城四閱月物故至去冬十月始服闋會黔  
中又以敗聞臣在梓里聞見最真恨不插翼飛入  
春明一為皇上紓此西顧憂行至河南地方偶感

風寒延淇縣醫李尚文調治尙無起色萬一臣疾  
未瘳溘焉朝露則臣之一念杞憂藹謀終未得盡  
吐於皇上也因不避愚賤敢再披瀝蓋自奢會煽  
亂全蜀震動仰仗皇上威靈督撫按道諸臣相機  
戰守設奇制勝亦旣解成都復重慶收囚十七郡  
縣恢復永寧掃蕩蘭州纍纍獻俘闕廷挈玉壘金  
躔之舊還之陛下蜀事儘已了局蜀人從此安枕  
謂宜乘勝席捲一掃欃槍乃奢酋尙魚遊於釜底  
安賊猶虎踞於將荆芒部鎮雄諸夷且欲規漁利  
於鷸蚌奢借安爲負蠲安以奢爲奇貨紐合一團  
結成三窟我師進則彼故退以誘我之入我師退  
則彼故進以躡我之後我師不進不退故彼兩持  
觀望以老我之師彼爲其主我爲其客彼以逸待  
勞我以勞就逸彼合一心以禦我我分兩省以禦  
彼况岩洞箐林旣難長驅直搗而重趺不毛千里  
餽餉又三十鍾不能致一石荷戈者難於枵腹當  
事者勇於成功往往輒墮賊計自取衄亡以朝廷  
數百萬金錢全省數百萬民命止供衆兵一走非

葬魚腹則填虎口令賈生在當何如痛哭流涕臣  
竊謂此一事也變之方起似難而或易及事之既  
久似易而實難蓋彼時賊勢方張人心奮勇切不  
共戴天之仇有封狼居胥之意恨不賈勇先登滅  
此朝食如人之初病六脈俱沉疾勢正劇人子急  
於求醫術士療治恐後比今病已休囚人臥牀簀  
人子之心已竭醫家之術漸窮雖有俞跗倉公其  
將何以措手耶且蜀自奢會之後大半消耗氣息  
奄奄旁有臥病呻吟者不忍坐視復欲策杖羸力

疾往拯人未拯而我益病此兩斃之道也在蜀以  
援黔而兼討賊在黔以殲水而兼驅蘭必欲拯黔  
先固蜀必欲固蜀當重爲黔計昔我太祖高皇帝  
之征東川勅諭傅友德曰東川芒部水西諸夷聚  
夥無事則互爭有事則相援昔閣羅鳳亡居大理  
唐兵追捕道出夷地聚集凶醜偶以不備喪師又  
曰夷地險峻崎嶇大兵一至竄入林藪猝難捕獲  
宜駐兵屯種待以歲月而後可圖煌煌王言非蜀  
事之明鑑哉今內帑旣不敢頻請民間又不能再

派惟有太祖屯種之法在然事無專責終屬築舍  
或特屬一道專管屯田而地方遼闊難以逐一履  
畝各府原設有軍屯同知應擇任廉能二員盡地  
而田計畝而耕土民隸與一體分授庶無事則守  
有事則戰久之屯農漸慣習戰則防兵亦可漸撤  
趙充國之困先零計不越此則屯田不可不講也  
又考太祖皇帝征建昌也藍玉奏四川地曠山險  
控扼西番蠻夷梗化欲多置軍衛籍民爲軍上曰  
連年供輸煩擾兵久在外不宜重勞但養銳蓄威

徐議後舉夫以太祖之神武國初之物力傅藍諸  
將之驍傑猶斤斤其慎如此兵法百里而趨利者  
蹶上將今日之事豈宜輕試深入再蹈覆轍哉只  
宜行閒諸苗以攜其黨厚積戎餉以待其困多方  
綢繆以固其圍如太祖所謂徐議後舉者是也况  
敗師之後神氣便難猝振犬兵便難驟集必須需  
以日月持以鎮靜發以沈毅而後萬舉萬當一戰  
卽捷則進兵不可不慎也漢臣諸葛亮初平蜀南  
曰若畱外人則當畱兵兵畱則無所食一不易也

蠻初傷破父兄死喪畱外人而無兵則必貽患三  
不易也蠻屢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畱外人終  
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畱兵不運餉而綱  
紀粗安有味乎漢臣之言其今日平蜀之第一義  
乎業已復永寧收蘭州則此一塊土作何防守作  
何安插則區畫不可不周也昔播事之初七姓交  
攻有內叛而無外援今水蘭之變各夷糾結有外  
援而無內叛計非設閒懸賞便難遽得要領督臣  
苦心區畫數年於此具有成效賞信罰必惟在朝

廷益申飭之諸土司有能擒安奢二酋以獻者卽  
以其土地與之若懷觀望尙持兩可有罪無赦則  
賞罰不可不信也蜀兵所稱慄悍勅卒惟南岸曰  
桿子耳乃南岸之兵原不滿萬今日招去而逃明  
日逃回而招總之此兵往還道路希旨糧餉甚之  
游手亡命之徒手不能挽弓身不能擐甲虛冒南  
岸補充兵數每見管兵之官經過渝城臨時招募  
或雇倩應點隨卽散去見賊而逃者皆此輩也則  
兵之真偽數之虛實不可不覈也孫吳將兵卽婦

人宮嬪皆可爲戰如依臣曩疏責有司處處團練鄉兵人可爲兵家可爲壘比今四年久卽未必能摧鋒陷陣亦可扼要守陴乃一聞報警遂行募兵旣挾驕蹇以徼重餉又恣咆哮以噬道路地方豈乏兵特訓之無人練之無法以故往往仰給於土司耳如敘州瀘合遵桐綦江各官設兵防守誠申飭鄉兵卽以此爲有司殿最不惟可以防奢會之逸亦可以折驕兵之氣而壯地方之膽則鄉兵不可不練也臣尤有請者往在銓部時其時河工正

亟地方官員皆註停推陞至今猶記之昔官重久任謂不宜以迎送頻頻擾累百姓况今殘破之後坐未煖席事無成績又以他徙去接管不一推諉易生何以專責成而奏成功乎謂宜彷彿昔年治河例一切俱停推陞只待平蠻後按功陞擢破其常調卽開府京堂亦不變焉庶事有責成官無卸擔何難殲此蠻類則久任之責不可不議也此內外諸臣或言之已悉豈敢再勦陳言輒瀆天聽惟是傷弓之鳥計切維桑乃鳴不擇音之時也顧方伏

枕旅次日理藥裹若待臣入奏痊可無期故敢轉  
爲臚列如以臣言不謬伏惟聖明俞允下部採擇  
施行地方幸甚

皇清

特舉賢能疏

總督 哈 瞻

竊惟川東一帶再遭彭譚二逆之變使非得一強  
幹之監司爲之區畫敏練之縣令爲之料理則內  
之何以固保障外之何以資進剿其所關於要害  
非淺也乃分巡川東道叅議王孫蔚以冰清之品

兼犀斷之猷如圖練鄉勇以著剿禦之功安插流  
離以收綏戢之效招撫攜貳以定反側之心修理  
戰艦勸設水橈以壯攻守之勢無非該道悉心籌  
算躬行督率而巴縣知縣焦映漢才能優裕守更  
潔清夙夜在公精勤丕著一切民隱軍需靡不安  
頓得宜咄嗟立辦臣去歲奉

命進滇道重慶隨據重慶士民紛紛環集馬前亟稱該  
道該縣之保守嚴疆安定民心料理軍糈井井有  
條無不異口同聲籲請內達以彰勞績但彼時臣

正在進剿之際不遑言地方之事且該道該縣歷任未深姑以徐觀後效今臣由滇班師復過重慶見其民安於田土習於塾耕鑿漸見生聚殘黎大有起色則二官之有爲有守實心實事裨益於國計民生奏績於興行教化誠監司縣令之表表特出未易多有者也茲雖非臣歲終舉劾者然以不時而劾則應舉者亦可以不時而舉伏乞

皇上俯賜優拔庶獎勸昭而官箴益勵矣

表

蜀漢

彈前巴郡太守廖立表

諸葛亮

廖立坐自貴大賊否羣士公言國家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帝疵毀衆臣人有言國家兵衆簡練部伍分明者立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亂羣猶能爲害况立託在大位中人以下識眞僞邪

蜀漢

表



又

立奉先帝無忠孝之心守長沙則閉門就敵領巴郡則有闡昧屬其其事隨大將軍則誹謗譏訶侍梓宮則挾刃斷人頭於梓宮之側陛下即位之後普增職號立隨比為將軍面語臣曰我何宜在諸將軍中不表我為卿止當在五校臣答將軍者隨大比耳至於卿者正方亦未為卿也且宣遠五校自是之後快快懷恨

亮廢立為民從汝山郡文舉率妻子耕殖自守聞亮

位日吾終為左祖矣

彈前江州都督李平表

平軍名

謝葛亮

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尚為小惠安身求名無憂國之事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窮難縱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都為巴郡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偏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邁以取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羣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

平情在於樂利而已不意平心顛倒乃爾若事猶  
留將致禍敗是臣不敏言多增咎

公文上尙書彈前將軍江州都督李平

李平爲大臣受恩過量不思忠報橫進無端危恥  
不辨迷罔上下論獄棄科導人爲姦俠情志狂若  
無天地自度姦露嫌心遂生聞軍臨至西嚮託疾  
還沮漳軍臨至沮復還江陽平叅軍孤忠勸諫乃  
止今篡賊未滅社稷多難國家惟和可以克捷不  
可包含以危大業輒與行中軍師車騎將軍臣劉

琰使持節前軍師征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臣魏  
延前將軍臣袁綝左將軍領荊州刺史臣吳壹督  
前部右將軍臣高翔督後部後將軍臣吳班領長  
史綏軍將軍臣楊儀督左部行中監軍揚武將軍  
臣鄧芝行前監軍征南將軍臣劉巴行中護軍徧  
將軍臣費禕行前護軍徧將軍臣許允行左護軍  
徧信中郎將臣丁咸行右護軍徧將軍臣劉敏行  
護軍征南將軍臣姜維行中典軍討虜將軍臣王  
官雛行中叅軍昭武中郎將臣胡濟行叅軍建

將軍臣閻晏行參軍徧將軍臣爨習行參軍裨將軍臣杜義行參軍武畧中郎將臣杜祺行參軍綏戎都尉臣盛勃領從事中郎武畧中郎將臣樊岐等議輒解平任免官祿節傳印綬符策削其爵土

唐

代渝州王使君進論巴蜀安危表

見曹學佺蜀中邊防記

杜甫

臣某言伏自陛下平山東收燕薊泊海隅萬里百姓咸動喜王業再造瘡痍蘇息陛下明聖社稷之

靈以致於此然河南河北貢賦未入江淮轉輸興於曩時惟獨劍南自用兵以來稅斂則殷部領不絕瓊林諸庫仰給最多是蜀之土地膏腴物產繁富足以供王命也近者賊臣惡子頻有亂常巴蜀之人橫被煩費猶自勸勉充備百役不敢怨嗟吐番今下松潘等州成都已不安已楊琳師再營普合曠曠兩川不得相救百姓騷動未知所裁臣臣本州山南所管初置節度庶事草創豈暇力及東西川哉伏願陛下聽政之餘料巴蜀之理亂審救

援之得失定兩川之異同問分管之可否度時計  
短速以親賢出鎮哀罷人以安反仄犬戎侵臨羣  
盜窺伺庶可遏矣而三蜀大府也徵取萬計陛下  
忍坐見其狼狽哉不卽爲之臣竊恐蠻夷得恣屠  
割耳實爲陛下有所痛惜今梁州旣置節度與成  
都足以久遠相救矣東川更分管數州於內幕府  
取給破弊滋甚若兵馬悉付西川梁州益坦爲聲  
援是重斂之下免出多門西南之人庶幾有活望  
焉必以戰伐未息勢資多軍應須遣朝廷任使舊

豫伏願日鑿在茲月離於畢旣優旣渥大田聚不  
竭之源泉如京如坻多稼成屢豐之歲事雨暘時  
若蚩蚩兆姓不聞稍有怨咨災沴咸消穰穰含生  
俱得共登仁壽

謝雨表

周開豐

伏以

天佑下民不待求而欲有給相在爾室能作善斯降之  
祥惟呼吸之必通自陰陟之無爽甘霖一滴而萬  
物昭蘇大雨時行而歲功兆喜竭忱莫報敢謂酌

恩伏念<sup>某</sup>等悉託體於兩間且稱靈於庶類何往  
 非由化育自省實廣愆尤以致東作初停方勤耘  
 耨豈意南離司令大布歛烝四境田疇無一片之  
 含滋百穀根苗悉寸莖之就槁有司愛民之切黔  
 黎呼籲之哀三結壇場文武皆從暴露同生愧悔  
 某等共致齋明已於五福宮虔誠上請徑蒙

聖恩浩蕩方二日而大沛其膏咸睹良苗懷新卽崇朝  
 而頓回其氣生機勃勃水色盈盈既可望於有秋  
 詎獲甦而弗謝爰集羽流騰章上奏伏願

鴻慈無盡和氣長流雖此日已荷靈霽冀將來猶多  
 甘霽窮鄉僻壤皆十雨而五風下隰高原亦遺稔  
 而滯穗匪徒利於寡婦實同願於齊民

以激  
憤也

明

答重慶太守劉嵩陽書

修撰 楊

慎升菴  
新都

走之仰止足下久矣所傳聞於永昌張愈光者尤  
悉癸卯之秋愈光北上走則暫歸約同謁執事於  
渝此彥會也張以病不果行走以獻歲甲之龜路  
貫貴治竟逢其違匆匆勿留手筆付馬生以答  
前歎區區拳拳未歲萬一童永昌來乃辱賜盪櫛  
豐路千言始則善誘之秦甚中則相知之已深末

則復相期之極摯走雖毫昏敢忘酬旃不先賦質  
愚慙天稟倔强不能以過情接物虛言定交獨重  
欽下風憬睠高躅繫有由矣自昔文人類畧細謹  
仰高明則濯纓清冷牽絲立不依禾絹不錫黃軀  
不近冰峰此固鄙人之沃聞鏤磨者也邇者黻儒  
創爲新學削經刻史驅儒歸禪緣其作俑急於鳴  
儔俾其易入而一時奔名走譽者自叩胸臆巨以  
驚人彪彩罔克自售靡然從之紛其盈矣蜂螭撼  
樹謂游夏爲支離棄蛟成雷以舒雄爲小伎彙傑  
之士陷溺實繁執事則獨能不染特立無緇此又  
鄙人之沃聞鏤磨者也老少而多疾長也無奇然  
竊有狂談異於俗論謂詩歌至杜陵而盛而詩之  
衰颺實自杜始經學至朱子而明然經之拘晦實  
自朱始是非杜朱之罪也玩瓶中之牡丹看擔上  
之桃李效之者之罪也夫鸞輅生於椎輪龍舟起  
於落葉山則原於覆簑江則原於濫觴今也譬則  
乞丐沾其賸馥殘膏猶之瞽史誦其墜言衍說何  
惑乎道之日蕪而文之日下矣竊不自揆欲訓詁

章句求朱子以前六經永言緣情效杜陵以上四  
始斐然之志確乎不移而影頽吳泉昏及趙蔭跡  
類愚公力疲夸父矣束髮以還頗厭進取幸茲荒  
戍瑟居得以息黥補削回惟千鈞之弩一發不鵠  
則可永謝焉復效枉矢飛流嚆箭妄鳴乎故無寧  
效昔人放於酒放於賞物且又文有仗境生情詩  
或托物起興如崔延伯每臨陣則召田僧超爲壯  
士歌宋子京修史使麗豎難椽燭吳元中起草令  
遣山磨險礧是或一道也走豈能執鞭古人亦聊

以耗壯心遺餘年若所謂老顛欲裝風景不自沈  
磨者良亦有之不知我者不可聞此言知我者不  
可不聞此言尊論缺忘機忌之教則豈敢當也然  
借以逃尺寸之負俗斯則受貶諒厚不敢文過末  
復以見志垂載爲勗此敘達陵王無功盛心也愈  
益不敢承焉壯膏之炷欲燼游岱之魂將至捧誦  
良書深負德愛爾馬生辱不鄙後進置之文翁石  
室然下走之私不獨爲一人淑惟淪爲郡當蜀之  
半士子之質冀有可以升君子之堂者亦恐染於



新學流之枯禪將至擿埴索塗不特黃茅白葦耳  
矣回其狂瀾是在海若俾石室之風移渝城之境  
油雲普覆時雨澍沾馬生其乘葦之先乎敢併及  
之

與祠部熊南沙論文書

摘錄

重慶太守劉

繪

昨年冬弟赴渝聞兄取道荊州喜甚急趨一會至  
則又相參差循江訪之夷陵乃知先下武昌矣湘  
水蒹葭渺不可及悵然入峽有懷若結守渝甫一  
年新學吏道與百姓懋親悅素寡才術無能施為獨

幸風土去洛不遠鄙性恢恢多可無甚不快之狀  
也此間州縣閎越稱多事簿書堆積經史雖不敢

離但不能專究心此矣

公字子素河南光州人嘉靖乙未進士戶科給事劾

夏言言罷相公出守渝州為循吏第一言再起公遂去官家居

啟

明

賀浙省李中丞文進新任啟

許虬竹隱

憲府弘開錦帳薰風依紫極中臺望重金貂麗日  
照丹冥儼劍履於前旄平生山斗瞻星躔於下幕  
中夜台垣慙步趨之未能慶依歸之有自台臺巴  
邑人龍渝州威鳳岷峨圭璧光芒燭大地山河灑  
瀕珠璣錯落驚上天奎宿初膺符於花縣兩郊棠  
蔭猶存旋秉軸於栢臺中府瓊枝特秀雲麗彤牙

兩浙剖玉麟之瑞霜凝黃鉞六衣騰金鵠之輝蓮  
帷幄而海晏風清整法紀而文經武緯方且威標  
銅柱三陲消赤白之囊行將德動碧輪五色抱黃  
朱之珥此五百年閒世之遭乃億萬載蒼生之慶  
精神早協於枚卜而端揆簡在於帝心者也某標  
櫟凡材風塵下吏夙叨梓里之遺蔭更承年籍之  
餘光庇廣廈以托安竊快沐粉榆之潤仰高門而  
知峻幸同分華萼之輝謹布素函用申愚悃臆趨  
組繫齋心望海嶠明霞蜚響箋投翹首瞻臨安紫

氣仰祈電照俯鑒奏私

皇清

王貞女徵詩文啟

李以寧

蓋聞不周柱折媧皇煉石以稱奇大海瀾翻精衛  
填波而寄恨淒五夜而欲絕舞罷孤鸞誓重泉以  
相從歌成黃鵠遐稽淑媛往昔恒多博訪賢姬近  
今不乏然或結禱以後見廟而還黽勉以佐良人  
牛衣對泣操作而相夫子鴻案相莊錦字云遙思  
更深於燕婉綠窻靜好義克盡夫唱隨縱令寶鏡

塵生盛年倏殞瑤琴絃絕中道長乖素習詩書孰  
不灑啼痕之竹少知倫紀豈肯移連理之枝求其  
趨出羣倫獨標奇蹟未有如王貞姑之大有異焉  
者也姑系出瑯琊貴族聘維魯國高賢九嫔重其  
幽閒夙承姆訓四德形其淑慧惟事女工爰合二  
姓之歡式締百年之好門楣相對共羨佳婦佳兒  
才美並逢自然宜家宜室何圖六禮既備尙愆合  
卺之期百兩將迎忽遭騎箕之會慨香奩之燦燦  
角枕虛陳卜鳴鳳之鏘鏘玉臺空下芳蘭竟萎何

殊地老天荒玉樹長埋那禁心灰腸斷啜其泣矣  
行路見而咨嗟傷如之何殊方聞而慷慨當斯時  
也任其激烈壁碎奚難顧此葬倫珠沉何補義非  
苟活人稱未亡必酌禮義以爲歸斯合聖賢而不  
媿三年之鬢髻弗改守膝下而暫侍親幃二人之  
甘旨誰供登堂上而終修婦道皜然不滓誦內則  
以無慚經爾自持守中饋而不變觀其節孝琬琰  
莫喻其光華質諸神明蘋藻愈畱其芳潔洵人倫  
之矩範實壺德之規模伏祈名公大人鴻儒碩士

編成簡冊遠揚蘭蕙之芳詠以詩歌競麗珊瑚之  
華萃作賦巴山渝水共聞斯言婦職女宗克廣其  
類謹啟

上重慶書太守啟

奉節姜會照蒼龍  
如阜

竊惟天下無難爲之事古人有善推之恩智不遺  
而能周德無遠以弗屆有大人者儻鹽梅并楫之  
才彼君子兮布愷悌慈祥之德恭惟憲臺白山毓  
秀綠水流英維夢可生花文譽久馳冀北琴歌能

解慍仁聞已著山西

帝曰欽哉自任天下之重民歌樂只豈惟漢吏之循昔  
日車過雁峯道有攀轅父老茲來馬臨鳥道境多  
駢篠兒童綠綬朱輪二千石星雲景慶塗山宇水  
十四城風雨和甘羣北面於黃堂瞻東來之紫氣  
吏師爲鵠觀而善之謂摩民匡以生得所歸者必  
大國人申其頌禱

天子嘉乃謀猷利見大人定有更新之象閔予小子毋  
忘念舊之思照江左散材川東廢吏慚趨庭之未

學手澤徒存恥作吏之多疎口碑滋愧少日叨陪  
蘭譜已知分隔雲泥昨歲謬廁花封恨未躬承雨  
露天乎人也五斗虛陶令之腰已而殆哉百結慚  
原思之肘牛衣有淚此生分作窮人蛙竈無煙雨  
日慚同餓隸憶昔文山待罪驚人風鶴弓蛇轉喜  
錦水埋名伴我池魚林鳥黃禹冠王喬履蘇軾帶  
不復重提文翁室子雲亭少陵祠差能遍訪薛濤  
井畔綺語言情李耳宮前玄言問道或舉杯而邀  
月或披襟以迎風或誦陋室之銘或臨乞米之帖

所苦者寒同范叔窮甚伍員恍如托鉢之僧竟是  
吹簫之客日營營於八口非關兒女情長本落落  
於五中其如室家累重故園歸去田廬已屬他人  
異地飄零旅邸誰憐我輩安得大厦杜老邀嚴武  
之知何處招弓裴相任賔王之事爰有故人作郡  
因而賤子來歸巴字園中許作行人之館佛圖關  
裏暫停過客之驂我匪趨炎君能道故欣蒙台臺  
形忘冷暖分略尊卑過寓館以下車不挾千金之  
貴見布衣而握手幾忘五馬之尊裏語時聞衷情

如見乘車戴笠我所思兮古人吹朽墟枯何以報  
之君子畢生慰識韓之願逢人感說項之誠更邀  
監司誼切先人屬吏在弟子之列兼之邑宰情深  
舊好昆弟篤朋友之交戚感無心陽回有脚區以  
別矣敢云小子可裁行若翼之庶幾大賢不棄伏  
冀恩流自上善樂同人或登高而呼援手作衆擎  
之舉或量能而授駐足謀一席之安螢案雞窻老  
生本來設教藉盤瓊席冷官曾作廣文雖他年或  
有恩施重理五花之判而此日全無活計端賴一  
字之褒筆墨不恥陳人獲之止而止品題便成佳  
士可與言而言語不驚人辭以達意敢效南州孺  
子冀下榻於郡公竊比國子先生自上書於宰相  
愚狂幸恕教誨惟恩不盡寅丹伏祈丙鑒謹啟

留別巴縣王明府熊峯啟

姜會照

周流寰宇四海之內皆弟兄歷數交游千古之情  
重離別心乎愛矣與親爾室之蘭我將去之夢繫  
河橋之柳恭惟明府才雄西洛績著東川兼文學  
政事之長官職聲名俱入手擅俊逸清新之美風

流儒雅亦吾師甘雨車隨赤子已傳虎渡清風袖

拂故人敢累猪肝君之知我良深我則識君有素

憶當弱歲耳香名於齊魯之閒

君庚戌通籍筮仕  
山左時余隨先大

夫任卽  
耳君名

迄在壯年炙芝顏於幽燕之地

甲戌需次  
長安相與

訂十年以長同志為朋風雨論心煙雲司氣越歲

君臨字水昨年我蒞文山方幸同仙侶之舟長風

共濟詎料脫大車之輻疲足難行方七月而免冠

錦衣如夢值三冬而解印襪被堪悲靈走渝山良

友重憐其困饑驅錦水上憲洞屨其衷嘆我生之

不辰致命途之多舛感

天恩之正渥冀運會之重逢但以貧莫能支窮且益甚

王孫乏食杜老無依十口嗷嗷竟比澤中之雁寸

心鹿鹿誰蘇轍底之魚緣識先生為荊州遂訪故

人於花縣無邊厚意重感殷勤不盡衷言偏勞計

畫始焉一見如故今且歷久彌新所以阮籍雖窮

不效楊朱之泣只緣管子在困賴有鮑叔之知憶

當暑吏司權會記郎官命駕

六月君因公赴省屢  
蒙枉駕譚藝論心備

極  
繼

賢勞公事情繫故人維時君寓臥龍橋邊我



客草玄亭側常一日而再顧開五夜以猶臨努力  
 勸加餐謂我豈長貧賤奇文共欣賞慚余未擅風  
 華人或譽過其情君亦愛忘其醜或禮林籠竹同  
 尋詩史之堂或落日荒煙共訪琴臺之蹟或芭蕉  
 院北綠煎蒙頂之茶或楊柳樓西青買郛筒之酒  
 致足樂也豈不休哉而今者巴子國中巴石亭畔  
 又復以清歌妙舞解客子之愁腸亦或於殘月曉  
 風講文人之樂事時余值武陽之約將赴龍池

時健

為林明府延  
掌龍池書院

而君以文字之知偏憐駑質命移彼

而就此得快意以論心蓋以兄弟聯朋友之交

比賓主盡東南之美寄身嚴武幕下傾心庾亮樓

中一得何嘗慚設馬融之帳三長未擅難擇左史

之觚心乎藏之顏孔厚矣惟是貧也兼病吾兒尙

寄藥門毋亦去矣重來此日暫辭官閣勉酌離前

之酒且理斯須預酬別後之詩以證來日去仍他

鄉之客久要平生之言君在金碧山頭登高望遠

我到瞿塘峽口對景據情離鴻共去鷁俱飛赤甲

與青雲遙峙悵愁懷之莫釋思君今一日三秋問

後會之何時期我於春王正月

屬周梅屋選巴吟入志啟

邑令 王爾鑑 熊峯

余尹巴渝癘耽邱壑宵懷良止一卷亦可怡情  
映坎流一勺亦堪適性况城關九闕戶戶連雲池  
帶三江家家傍水滙七十二河之派聲撼夔門萃  
九十九峯之巖翠聯玉壘水光山色均關元化之  
精鳥語花香盡洩天機之妙雖日無寧晷奚暇蠟  
屐牽帆而興有餘閒每獲穿林度澗有觸於目斯  
於心齒乃心聲歌以見志祖曰風雲月露空艷

辭華卻因正變貞淫用徵習俗但抽毫率爾祇圖  
嘯咏風前而遇事茫然未及推敲月下蟲響寧堪  
禍棗端資山水之靈邑乘豈可濫觴重賴春秋之  
筆十抄其半切於巴也百選其三可入志乎此啟

賓興小啟 乾隆庚辰 恩科

王爾鑑

倬雲漢於天章欣逢

壽考觀光華於日馭載啟文明黎獻共惟

帝臣巴人寧慚下里况塗峯翠削字水虹流花泛棠  
溪此處應稱香國光臨月峽二分肯讓揚州鬱此

巴縣志 卷十一  
地靈蔚爲人傑狀元里內鰲占雙雙進士碑中雁  
題疊疊自昔得文章之秀於今儲人物之英智者  
水而仁者山畫圖屏幃禮爲門而義爲路翔步矩  
規茲蓋伏遇

天子萬年大開文運曰若稽古賓興三物特舉隆儀歌  
鹿鳴之章聊借風琴雅管聽驪駒之唱薄陳里豆  
庠邊樂且未央我將旨酒發而皆中賓示周行此  
時

夫子池頭金房蓮映指日錦官城裏寶鏡啓開翠靄  
沾衣竝是天衢之客桂香染袖俱爲月殿之人  
筮六月十八日撥一日之公餘琴堂鵠俟望多士  
於郭外雲路鴻鸞此啟

賓興武科小啟 庚辰 恩科

王爾鑑

唐開新制忠勇登裴郭之賢代著成規韜略習孫  
吳之法蓋以堂堂正正治安不廢戎兵實維趙魏  
桓桓才俊肇基庠序况地靈必鍾人傑喜

壽考恰遇

昌期維此三巴之中技多貫革豈無萬人之敵志在

請纓鐵柱峯頭摩天耀日走馬岡上驟雨馳風藏  
百萬甲於胸中運十三篇於掌上禮樂自

天子出儒將臨衝邊豆則有司存嘉賓式燕特舉賓興  
之典併及武選之科鼓瑟吹笙英雄盡入彎弓勒  
馬豪傑爭興欣逢天日開張竚看風雲變化字水  
蛇龍騰錦水九秋浪濯銀河塗山鯨虎振燕山三  
唱臚傳

金殿鳳日筮十八之吉虎步光移騰程看九萬而遙  
鷹揚預兆此啟

形跡祖法國是必必曰畏毫髮離去即皇恐大罪  
不可赦潔清負重不事表襮嗟乎若此即文事可  
知矣是時諸司勤於案牘止重吏事至著作盡諉  
曰此翰林事非吾業雖諸翰林亦曰文章吾職也  
而不讓質直厚溫暢正而無枝葉操觚指事辭若  
不足而氣常有餘故當是時信道信度淳風大行  
海內充富將勇馬騰館無嫚書微無僂疆此亦世  
之最盛而得士之最效然也公蓋始終弘治正德  
之世矣盛極思變半合半離之會也今觀之集中

隳括尺度不失者宿文皆典實辭尚指要辨而不  
 肆諸多持正長者之言詩興而諷無綺靡幽眇之  
 習予不及見公由其言以探其志意之所存其與  
 前所稱不合者鮮矣倘公不亡得乘用於末年必  
 能為之坊維不至如後之潰放也悲夫士者世之  
 所由盛衰也文者又士之所由盛衰也故予觀公  
 之文必先論公之世而惜其未竟於世豈過哉今  
 論者皆咎鄒公若不粹發後必大用於世徒悻悻  
 無益嗟乎能必鄒公之默則不死乎即文簡公紆

序

明

劉文簡文集序

大學趙貞吉  
孟爵內江

初予入史館求文簡劉公集甚勤而不得見越二  
 十年今始見於金陵公之塚孫宗之新刻於寧國  
 本也初公領蜀解以成化丁未進士第二人入居  
 太史當是時合州鄒公汝愚亦策入等為庶吉士  
 蓋一年而得蜀二奇士文章器業皆甲於時云無  
 何鄒公以災變應詔抗疏斥貴臣遂謫以死死時

年二十四歲耳公以雍雍侍從館閣餘三十年至  
大宗伯卒於位當武皇之末年幾入內閣秉政矣  
有所歷不得上故世皆知公遲蓄俟時未竟大施  
以爲憾焉嗟嗟乃若指意所存則畧具是書中矣  
向予求觀公集冀觀其文采耳今稍涉世變處憂  
患知世所以盛衰之故也又嘗竊求公指意之所  
在聞長老言先朝居法從禁林之臣皆尙質守法  
兢兢耳儼屋以居借馮以出醜數十錢而飲杜門  
餽交遊人人知自慎通鑑至乘用日尤避權勢道  
徐退俟三十年孰不謂慎矣而亦警焉喪夜半壑  
中之舟也則又將誰尤乎士與世相值之難非一  
日矣鄒公集往吳公獻臣刻於成都予嘗得徧觀  
之亦英發如其人嗟乎予小子敢忘諸先哲之美  
哉書復於吾友宗之以答其續述之勤也

鄒劉合刻序

倪斯蕙

吾郡蓋有鄒立齋劉秋佩兩先生云兩先生素不  
具論論其大者一讀書中秘當鄉人秉政之時抗  
疏危言首列忠佞一焚草青瑣當瑞焰天之日

感時流涕立抵逆瑾至今讀其疏凜凜生氣令人  
舌吐而不收其不死於三木囊頭者幸也夫披龍  
鱗同履虎尾同齎志抱憤不獲竟展其用同兩先  
生疏俱未有合刻之者合之自郡守龍公督撫王  
公始二公雅好讀書而於忠義則稱兩先生居是  
邦事大夫之賢者兩公其有焉余不佞受而卒業  
竊嘆國朝在弘正間一壞於庸相怙寵委靡頑鈍  
不知人間世有可恥事所稱正人君子如三原輩  
率擯斥不用而大弊極壞則逆瑾煽權倒持太阿

竊弄神器祖宗二百六十年之國脈幾不絕如綫  
一時朝紳靡然無復具鬚眉氣兩先生突起睽孤  
勢處疎逃於上無結知之素於下無朋黨之援不  
殉同閉之私不惜干霄之焰出萬死一生之中徼  
萬一見聽之幸積於衷之所無欺而發於性之所  
必吐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又曰信而後諫則兩先  
生之自信信人爲何如哉秋佩讀易伊川洞立齋  
晚從白沙遊處則嘿嘿出則諤諤其素所蓄積也  
獨怪學士大夫居恒扼腕恨不披瀝談天下事及

至事權到手荃蕙化而爲茹非中靡於弱骨則外  
張於虛氣非剽襲於雷同則苟且以了局不則其  
植黨也其鬻權也一人也衆有所獨歸則媚之以  
干澤衆有所偶去則借之以沽名一疏也非藏頭  
露尾中人主之猜則借甲指乙憑在覆之射若兩  
先生者豈不明目張膽解衣折檻烈丈夫哉可以  
欺人可以自欺不可以欺天下後世猶欲刻其疏  
而信諸後則兩先生之自信信人爲何如藉令兩  
先生在執鞭所欣慕焉

自怡軒詩序

吳 鉅 虞山

鉅來京師所景行仰止而悔聞道之晚者惟了菴  
劉先生壬子夏秋交得時時過從見留心禪觀屏  
棄一切文字鉅不自揣度時以蠅聲蛙響自鳴其  
籟先生未嘗不引規切矩辨析指趨聞於屏壁間  
竊讀先生吟咏私心欲得全集一見之固未敢請  
也秋風黃葉跼足邸舍先生時過予慰勞一日出  
自怡詩一編命鉅點定鉅慨然嘆曰此先生悲予  
之窮知予之憤故取數十年愛望慕悅不得一見



者出以相示以鉅之窮且憤而得見先生之詩爲  
幸坐卧吟嘯如登泰岱泛江海無能窮其攀躋得  
其津涯鉅愧學之不蚤識之不精使悍然漫有所  
評不譁而笑其妄且誕乎顧鉅束髮受書卽嘗讀  
杜少陵之詩今試一一證之如詠史十六首卽少  
陵之述古遣興咏懷古跡諸什也太學石鼓萬壽  
大鍾卽少陵之銅餅蕃劍古柏諸什也少陵生於  
楚而寓於蜀故瞿塘灩澦閬中山水之勝無不有  
詩及過南嶽入洞庭則云邵平原入漢張翰復歸

吳其意不忘湘潭也先生生於蜀而寓於秦故長  
安咸陽定軍馬嵬之勝無不有詩及甲渝城則云  
燕子歸來巢樹枝歸保寧則云秋山恰對草堂前  
其意不忘巴渝也天寶以來之事得少陵詩而有  
信史甲申以來之事得先生詩而有信史試讀金  
城三章寨居無食新寧道古益篇其悽愴不尤甚  
於陳陶青坂新安石壕乎寓營隨軍其出處不尤  
難於扈從還京入秦去蜀乎他如五君咏之擬於  
八哀相府舍人之擬於故宅負薪其於君臣朋友

之際纏綿惋惻無不如少陵之情至而語真者獨  
 少陵雖當離亂多雄藩賓客之盛高會長歌往往  
 紀其所遇若先生當日豈無嚴鄭公漢中王其人  
 卒未嘗一見諸集中亦可以知先生之志矣憑高  
 弔古論世知人歷代之興亡得失山川人物之離  
 奇變怪無不發之於詩所謂三百篇皆聖賢發憤  
 之作讀先生詩而益信永川彭子留湘云先生詩  
 不下千餘首今所存僅什之一二先生蓋精修淨  
 業不樂以詩名而光芒萬丈不可泯滅昔白香山  
 作偈後不事吟哦蘇子瞻晚年專心淨土而長句  
 東坡二稿流傳至今雖欲秘之有弗能矣

皇清

夢尋紀事序

詞林  
 龔懋熙  
 江津人

稱蜀山水必曰峩眉曰灩澦眉山有蘇氏文章氣  
 節獨擅千古以灩澦奇險絕天下而求其人自瞿  
 塘來先生而外亦不少概見何哉予遊京師日淺  
 遽遭海內沸亂歸而遺跡於瘴鄉獫穴之區侶猿  
 狖而友麋鹿不獲接四方豪俊之士固無由得見

其人即順治己亥冬予奉令歸籍故園時制府舉  
予於朝予以病復蒙得請然予實迂慵樸鈍不適  
於用以此抵牾多所詆傷賴余公君維自瞿塘來  
僑居渝中陰爲調護卒得全噫予豈有私於公哉  
一時交態物情翻覆歛忽而公之所與乃獨在迂  
慵樸鈍踽踽不適於用者則公之好惡不苟同於  
人從可知已既得從公遊握手論古今之故其探  
源流則隳括元會其晰異同則細及毫髮雖旅次  
分陰矻矻不少輟也至其治詩古文辭直窺漢魏

之間而追韓歐之闕晚尤研精性命之旨旁及方  
技罔不搜討洵可謂好學深思篤行君子也公方  
爲余言蜀山川之勝士大夫往往置其近者不能  
隨地領畧吾與子雖不能窮海嶽之觀庶幾登岷  
峨陟玉壘一覽勝概少拓心胸予心竊向往忻從  
焉亡何公以癸亥夏無疾而奄焉捐館矣悵哉後  
十年長君子龍爲公哀集遺藁將付剞劂徵序於  
予噫此予夙心也自予得交公展轉離合歲月遷  
流今益老矣雖公文不待予言而顯然予於公生

平之際感慨係焉烏能已於言耶若公者其人其  
文豈非降神灑瀨而競秀巫峰者哉

余君維先生詩集序

邑明 楊鴻觀 甫賓 經

人有所感而情生情不能以終鬱而後一切山川  
草木禽鳥人事之觸於前者無不足以寄其感慨  
而發其謳吟不感而作是不癢而搔不痛而呻吟  
也奚所當於性情之際乎漢魏以還風雅代著然  
必先成家次成品而後真詩出焉如近於陶謝王  
孟儲韋者其成家也幽微虛雋靈朴澹折者其成

品也要之成家成品無過得於天而感於人者爲  
可傳而可久蓋得於天者自然也感於人亦自然  
也至於自然則奇正仙鬼雅俗寒瘦皆各如其天  
而止又何源派之分而矯枉之由作歟夫源之說  
始於六朝而派之說始於宋然源者各有宗尙不  
相是非唐之詩人如是焉耳若派者則矯枉過正  
至於相爭明之輓季弊猶極焉以予觀宋之歐梅  
蘇黃范陸明之信陽歷下竟陵公安何嘗不各如  
其天迨後從違互競駁謫風生違之者回首明鏡

之前從之者失步邯鄲之後嗟乎是皆自亡其天  
而欲感於人烏可得耶竊異人之爲詩者乃未有  
情而先有題未有題而先有料無謝靈運之幽尋  
而輒吟山水乏儲光羲之逸興而漫咏田家譬之  
演雜劇者急管繁絃闐然一堂之上縱啼笑悲歡  
備極形似而曲終意盡豈復有閒情至性纏綿於  
音闌響寂之餘使人徘徊流連而無已也哉君維  
余先生少抱通才數困場屋以致隋珠莫剖和璧  
空傳及年未逾壯卽值兵燹滄桑其閒金草水火  
憔悴支離出萬死一生之餘卒得保其故我後一  
視篆夜郎旋力辭解組歸尋三徑種秫營釀不使  
宦海名場悞逃心目其胸中所得有非淺人可及  
是以於生平困抑坎壈之境無不寓之於詩以抒  
其無聊之思以消其磊落之氣以發其磅礴鬱勃  
之才埋憂寄愁之具其精神起落淵然深穆然遠  
殆所謂以窮愁而益工者予得親炙先生道範十  
年每於談詩論文之頃互相印證先生謬加許可  
以爲知言今先生捐館十餘載偶憶霽月光風不

巴東志 卷一  
禁華塢西州之感其嗣君子龍檢遺篋得先生詩  
集授梓而問序於予予寡陋何足知先生詩然忝  
先生知誼不敢辭大率先生之詩因感成製卽事  
賦音情有餘於思思有餘於筆不襲晉魏之體裁  
不竊初盛之聲響故卓然自成其爲先生之詩而  
能以一家鳴於世然則先生之詩固見先生之情  
也讀之者得見先生情之所起止卽先生詩之成  
家成品在是而先生詩之源派亦在是也已

橘園詩序

川東 董佩笈 武進 人

予始至川東見夢尋紀事詩集蓋瞿塘君維余公  
所著伊子子龍哀而刻之者也觀厥詩悲厥志然  
竊喜余氏有子越六年子龍復以橘園詩請敘自  
述云某年十六濫叨已酉鄉薦兩舉進士不第歲  
癸丑考授邑宰銜值滇變奉二親避亂逮吳逆平  
遂居渝州先嚴見背家居侍養老母老母享年九  
十一而卒時某年已六十餘無心仕進課讀後學  
終此而已予受其詩讀之旣慨然想見其爲人古  
今人遇則喜不遇則悲其大較也抑知得時遇主

不克表見與草木同腐悲矣若窮而在下仰有事  
俯有育嘯歌自適樂孰甚焉審若是遇不遇曷道  
哉孝廉天姿穎異親承庭訓弱冠舉於鄉曾不獲  
通顯遇而不遇者也意必喜少悲多詩言志也喜  
心感者清以新悲心感者怒以肆是詩也浩浩落  
落絕無纖芥不平之氣觸其毫端何養之邃乎殆  
得力於尊人者居多其僑渝也久足不至公門益  
徵自重孝廉蓋能自樂其天而不在於遇不遇也  
集名橘園得毋以橘叟自寓耶果爾亦當爲予告

之

王貞女序

余德中

王貞女者渝孝廉咸宜公之仲女也許字重慶郡  
博曾君光祖之子王爲妻生而貞靜寡言笑事父  
母孝處兄弟姊妹閒和順無忤容先是曾公善王  
公重其文章道誼命其子王從受業旣而聞貞女  
賢備禮往聘王公亦以曾子聰慧甚器之遂聯姻  
焉壬午歲王公授綿州鐸攜家赴任曾公走書請  
昏期卜吉有日矣而曾子先兩月病故訃於綿王

公知女性烈不令知也久而侍婢露其意聞之慟  
幾絕水漿不入口者數日父母防護備至貞女慨  
然曰兒受曾聘無壻死不弔之事促父母送之歸  
父母以未成結褵禮解之兼以途遠辭女志益堅  
曰女子從一而終奉父母命許纓於人死而背之  
不義是狗彘行也兒聞父母教久矣况舅姑止此  
一子濱成人而見棄傷心何極兒當以婦代子奉  
甘旨以慰厥心日後擇其親姓中之幼者爲嗣庶  
壻死而且育子也兒已算定始終矣若令兒改頭  
換面惟死而已父母姑順之自聞訃以來去華飾  
服素練對父母姊妹言笑如常而無人時則涕痕  
未乾也越年餘王公始達書於曾公貞女喜迨復  
書不允貞女又甚憂丁亥春王公丁母艱歸里舟  
泊城下貞女卽欲歸曾門翁姑不忍其年少守義  
堅辭之貞女知不由己扶祖母櫬返鄉喪事畢見  
父母無遺志遂毅然命肩輿欲自行父母知不可  
奪送之歸宗黨國人見素輿之過都市入曾門也  
莫不交口稱贊嘆爲希有計貞女於壻歿時年方



十九歸時二十有三歲四年中哀戚如一日及歸服衰拜哭塋靈畢方謁舅姑次日展墓俱如禮以其志之得遂也反若欣然不似在父母家之戚戚者嗟乎貞女可謂不待學而能爲聖賢豪傑之行以扶綱常於勿替者矣余忝兩家世交知甚悉敢序其實以待採風者之旌揚

自書法華經序

周開基

夜檢書得展成先生題人所書經云寫經非作字此也一點一畫皆須具菩薩莊嚴面目嘻尤子誤

矣夫諸佛秘密不落言詮豈滯色相哉維摩無言乃令文殊讚歎莊嚴遊戲何相不相何相可相掃相之見忘佛之心如金剛所云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則雖以行草寫經可也以指畫空書經已竟亦可也時予亦方寫法華經因書此爲尤說進

一解

雲篆山人詩序

徐旋

詩曰心聲書稱言志風雅非無正變惟正而始葩屈宋備極歌吟皆清而能綺殫古今之制作概同

異之紛紜或真色難工安事北脂南黛或狂言是  
逞徒矜牛鬼蛇神或蹈襲衣冠比俳優之抵掌或  
剽竊辭句等鈍賊之穿窬唐初不有子昂疇作六  
朝砥柱明季自非蒙叟難迴七子濫觴藉手南車  
始晰詞章聲病服膺吾友允標騷雅宗盟鷺谿先  
生爲向歆之後賢與淵雲而同里才華滿石猶來  
夢絲之豪書軸盈車更致開心之鑿久蜚聲於玉  
壘早通籍於金閨希河陽以種花此事豈云便廢  
就延津而問劍博觀且復靡遺繞郭雲嵐適供點  
筆登樓嘯詠亦足驚人金經鍊而愈堅柔寧繞指  
玉以燒而不毀暖自生煙猶撻埴於盲人輒投珠  
於暗道獲袖全集合署大家掣碧海之鯨魚不棄  
蘭苕翡翠謝玉臺之芍藥僅耽秋水芙蓉旣鉢腎  
而雕肝又伐毛而洗髓辣於薑桂遑思嗜蜜之兒  
老竝松筠肯媚看花之眼成不厭改卧只看山譽  
未足憑退猶隱帳滅裁縫之跡妥帖殊平罄浣濯  
之功垢汗不染立黃金碧入其鼎曰卽是神丹孤  
韻么絃叶以宮商悉成絕調由其神清骨爽貯月

魄於冰壺加之力厚思沈躡天根於銀漢籠挫陰  
陽變化歸一氣以成模陶鎔經史精華諧四聲而  
就範別裁僞體目光不囿於前人務去陳言詞采  
要期於至當夙嫻律細異老去之少陵每患才多  
擬喜吟之坡老細看鴛鴦繡出已度金鍼便應蠻  
帕織成爭爲弓服非克神明成法何以臻茲謂之  
奴僕命騷庶乎可也僕少而失學老尤面墻紅梨  
橐筆之時緒論飽聞於長老白板杜門之下箋疏  
粗獵夫陳編陶謝自不枝梧元白奚嘗輕俗知偶

披鶴氅未是真仙必蓬掃蛾眉方稱國色展琳瑯  
而卒業望肩背而懷慙數天下之英雄惟有使君  
耳建中原之旗鼓誰爲勅敵乎傳之其人詎昧蒞  
花之笑惠而好我遂分換骨之膏從今一瓣心香  
向巴渝而敬禮自後四時能事奉賓客以依歸

劉鷺谿日記序

徐旋

宇宙偉觀每鍾奇於險遠文章大手必徵信乎遊  
邀自禹貢開記載之端而穆傳標名勝之始由此  
山經海志幾塞破乎寰中馬足車輪遂紛馳於域

外然網羅舊簡而戶庭未出如少文之僅託卧遊  
或涉獵名區而筆墨無多似陶峴之止吟絕句邊  
無考索石鍾寧免貽譏杳莫探求火井誰爲識者  
一生能著幾屐曷勝撫髀以興嗟五岳自起寸心  
全賴含毫而紀事傳實務須於見確行遠尤在乎  
言文同官劉鷲谿先生秀出西川才妙天下諸葛  
君可謂名士太史公獨好遠遊當未仕之年先婚  
嫁而申願有濟勝之具適葬蒼而聚糧蜀道如天  
既習焉而不覺昆湖爲海亦樂此而忘疲始則經

船鐵工一葉冒黔灘之雨旣而風辟霧散孤騎嘶  
滇嶺之雲由蠶叢而歷五華爭識三巴之才子問  
碧雞而探金馬飽看六詔之煙嵐忠信是依涉龍  
鬚而無恙江山多助履虎尾而猶吟詩適符於渡  
瀘詞况同乎倒峽錦囊自挈筠管頻開本按日以  
計程無事郵籤里鼓輒問途而攬勝不遺寸石微  
渦據古則腹笥便便騁辯則詞鋒鑿鑿討論典核  
詎坐井之能窺籌畫要衝非量江之可擬用是登  
臨之作堪徵經濟之儒紬繹兩篇包涵萬彙興踰

康樂陟爨熒之奧區文似柳州開蠻荒之生面僕  
 從硯北久想雲南越水吳山既乏立錐之地青鞋  
 布襪擬為行脚之僧溯點蒼以何從心傷萬里企  
 浣花而難即夢阻三江幸前度之劉郎等冷然之  
 列子青藜閣裏獲繙親校之書白鶴山前適慰倦  
 遊之客酌小蠻而快讀勝彼離騷呼阿買以速鈔  
 富於文史

節婦涂孺人壽序

潮州龍為霖 鶴坪  
知府邑人

從來山川之秀雖毓夫男子亦歸於婦人蓋秉坤  
 貞之姿分受鍾靈之氣而壺範每著於青史即我

巴邑附郭於渝山則發源於玉壘委蛇數千里來  
 結渝城塗山南坪對峙於前疊巘層峰襟帶左右  
 突起銅鑼兩岸以為渝郡關闌水則分派於岷江  
 合羌瀘而出巫峽此開龍門鼓浪字水滌泗棠溪  
 吞吐其出入儼然水面文章稽發祥之盛自塗山  
 聖后儷乾禹帝而賢媛淑女代不乏人當今而求  
 節孝竝著不媿為婦為母者張母涂孺人是也孺  
 人南坪處士玉樹公之元配張子達儀之萱堂也

年十五子歸不意玉樹公行年二十忽邁危疾孺人割股以進其如沉痾弗起孺人幾欲以身殉自念六甲在懷冀延夫之一脉况姑存叔幼皆於未亡人是賴乃操作家事越四月而達儀生親族咸慶張公有子而孺人之艱辛自茲始矣晝鉏宵績上奉孀姑媳代子養下撫稚叔嫂任兄勞達儀甫離襁保及時爲叔授室幸舉一子而叔夭其妻改適孺人取姪而撫之不啻已出迨子姪俱婚姑又繼卒連年支持維艱達儀分任其勞鄉黨樂其里之有是美也公舉於有司乾隆十年蒙

聖恩旌表建坊於南坪之衢是時孺人食息尙健方幸苦盡甘來不覺荏苒韶光轉瞬而七十矣四月二十五日乃孺人華誕之辰都人士欲製錦稱祝問序於余余素聞其韶齡居孀柏舟自矢困苦終身百折不回節之貞也奉事高堂怡色柔聲鞠子育姪以承先緒孝之篤也嚴戒子姪嬉遊囑其經商資生未幾而貨財漸殖立業興家以母而兼父也又恐會計繁心儒業荒廢勉勵朝商暮讀達儀遂

列國學以母而兼師也夫以笄笄嫠婦不辭艱苦  
勞瘁閱歷日月悠長割股守貞有同劓鼻之令女  
鞠子撫姪無殊保孤之程嬰柳仲郢之卒業陶士  
行之傳名均以賢母而成今達儀家聲丕振良由  
其母之賢非川嶽降靈何以致此耶爰就孺人之  
里居而爲之歌曰塗山高兮字水深兮乃降瑤池  
之仙姬棠溪花滿兮蘭生幽谷而不淄龍門映月  
兮克昌厥後折桂枝星拱南坪兮宏開壽域逾古  
稀紫氣東來兮環繞孺人之所居躋彼北堂而稱  
觴無容覓棗於安期請以是爲孺人壽

出劍集詩序

王爾鑑

乾隆癸酉十二月余解渝州任欲買棹北上閱夔  
門灑瀕赤甲白鹽巫山十二峰之奇揚帆東下歷  
赤壁夏口登黃鶴樓看漢陽雲樹鸚鵡芳洲以舒  
夙昔遊覽之志取道蔡州視從子學博瀚以暢契  
濶之私然後入都初心也甲戌正月至成都適川  
東墊江有事遂舍舟登棧北出劍門噫人生世間  
窮通出處時命難以自主一行路耳亦不果所願

耶前戊辰春予始來川入劍時所歷山水古蹟有  
蜀道吟一集當其時金川未靖戎馬交馳每弄吟  
鞭輒爲敗興昔自東北而西南越五歲復自西南  
而東北猶是山水而反側向背殊矣猶是春月而  
氣候冷暖變矣猶是昔來之我而時易情遷往來  
不相侔矣今蠻煙已靖塵事不侵冥心以遊逐類  
而感覺山巒之秀澗溪之幽關隘之險古木花鳥  
之奇形怪狀流語飛香均有氣象萬千不可殫  
之致此大造神工生成數千里一大園圃萃流峙

羅珍奇以供有心人悅性寫情蜀道固難日蹒跚  
其中樂而不疲亦在人之會心何如耳旣出劍門  
下秦棧以數東北水則涇渭東流汾潞西注俱入  
於河而潼津爲之門戶以朝宗於海山則依終南  
仰太華攀雷首望恒霍過太行以控 帝京其閒  
形勝雖與棧路異而表裏山河重疊關隘自唐虞  
三代以迄漢唐聖帝明王名臣碩彥生於斯都於  
斯葬於斯過其地考其績想見其人上下千古感  
慨憑吊悠然有會於心也則與棧路境殊而情一



矣半生奔走塵氛輸汗血期稍有樹立以報生成  
乃空餘兩鬢華絲披拂風雨登山臨水寓目興懷  
收景物於奚囊寄遙情於湘管日與造物者遊一  
吟一詠以適性情他年歸田園休於老樹竹陰蓬  
窻靜室中時一展玩生平所接之人所至之境所  
過之山川形勢歷歷如繪目前亦快事也至巫峽  
灩澦黃鶴鸚鵡諸名勝且寄之夢想以俟來茲因  
出劍共得詩若干首遂識之

羅嶽峰詩集序

李為棟

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磊落  
之奇材此少陵所以贈王司直者夫其抑塞磊落  
之氣迸而出諸詩歌當必有孝弟忠信之根柢植  
乎其中斯以成豫章翻風鯨魚跋浪之勢也予與  
嶽峰交二十餘年以兄事之形外不兩同輩每指  
爲羅李憶未第時彼此廢和舉筆伸紙相攻如讐  
已而相視狂笑爽樓豪况往往翻燭傾觴漏盡始  
寢爾時均困青氈坎坷備歷牢騷不平所在皆是  
凡所著述頗多警句迨予登第後奉職史館皆學

爲應制體裁塵飯土羹了無意味今日出典黨天  
風塵執掌久廢吟哦舉曩時性靈中豪氣不知消  
歸何有矣嶽峰辛酉領京兆鄉薦禮闈不第會玉  
季鈍漢官於泐嶽峰遂南轅寓西湖年餘夫以嶽  
峰慷慨跌宕置身名勝予固知其不能嘿嘿也乙  
丑成進士朝士大夫及吾鄉不相識者咸謂嶽峰  
當染翰鳳池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矣而竟不與  
將旋里便道訪予竊覩其眉宇閒若有不能釋然  
者酒酣話舊乃出是編讀之其識高氣健波瀾老

成視十年前有加而其牢騷不平之意則發之於  
言言不能傳仍含之於意嶽峰之詩工矣嶽峰之  
心苦矣顧嶽峰昆玉俱登第而鈍漢已緘緩握符  
較當年窮措大境遇順逆何如而猶作不平之鳴  
吾終不爲嶽峰咎者蓋抑塞磊落之氣發於不自  
知由其孝弟忠信之心動於不容已耳至其採風  
咏物弔古諷今則我輩眞胸襟眞面目不以愉悌  
有異也疾書至此偶憶己酉西遊紀事之編尤不  
能無今昔離合之感遂愴然擱筆乾隆乙丑重陽

燈下書於禡亭行署時漏下三鼓矣

詩影自序

周開豐

倚梅成屋作窻其側每春冬之交片葉盡脫閉窻  
晏坐泊如也少焉月出東山窻閒有畫錯綜往復  
文理裒然風恬鳥寂其况彌澹吾訝焉起而視之  
則梅影云泊夫月移窻暗欲執筆摹之而畫又無  
有矣嗟乎予之於詩其猶是乎情偶觸而有聲筆  
偶寄而成韻雖不無可觀而於詩影也又况道之  
不我與也則月之不梅竚也真詩何在真梅何往

乎故師友見之而笑曰是詩影

詩鑠序

周開豐

五都之市精金錯出客持而欲合之末由也遇良  
冶以鑠進則箕踞而鍛渾成無跡客歎其工今胡  
鑠乎詩鑠句也鑠句也者詩有題歐古就范句靡  
躍而遂成成古乎成我也神乎技矣而匠心之工  
鎔合之妙有鑠道焉雖然天地萬物之爐錘也消  
息變化不可端倪顧出其鑠而忘之者衆也今鑠  
詩睇其鑠而忘其鑠昧其所以鑠也是技也而進

手道矣然則讀詩鑠者其猶有鑠之心者夫

王熊峰明府巴吟集詩序

姜會憲

耶壑耽情每攢眉於案牘風塵鞅掌多棘手於文章總緣江夢無花遂使宓琴不韻孰如巴渝大尹夙推伊洛名流逸少後身慣書鵝字瑯琊大道屢舞雞聲媧石倉臺家在煙雲都會青山綠水官爲風月主人卷石涓流都堪適性千峰萬壑那弗怡情簿書不廢琴樽衙齋時勞筆墨望江屋角坐依黃葛秋根磊石軒邊書獮綠蕉新葉雙管在握朱

畫齊揮萬軸堆牀丹黃竝燦借五花之判筆徒比辦作鈔碣趁寸晷之餘陰牘紙裁成吟稿擢秀則紅蓮碧藻掩映夫子池頭勸耕則丹杏綠蒲瞻望野人籬畔使君真不俗賢吏信如仙喜雨謠望雨謠泌潁都流膏澤在山引出山引清濁不混靈泉碎影翻瀾翠寫洪崖之瀑妙香染翰韻流金碧之風溪對海棠墨浮春兩岸搖江柳筆帶朝煙有時鐘聽覺林句索垂蓮峰下抑或花筆香國字敲丹荔園中山入縉雲攜去雲霞滿紙峽穿明月招來

月露侵衣大抵木筋筍輿盡入吟囊韻府藻淵  
壁蹟無古之不搜雲壑風林詩有題而必賦積之  
成帙命曰巴吟美哉淵乎斯其至矣錢刀布地不  
奪金玉之音桃李盈郊無改芝蘭之味尼山在弟  
子之列文學政事同科龍門著太史之書循吏儒  
林竝傳余慚朽質君示瑤編品隲猥及鄙人偶儻  
謬推蕪製挑燈夕讀清聞風雨之聲倚戶朝披秀  
挹溪山之色彥升敘文憲我豈如之伯喈秘論衡  
公貞健者請藉寸言爲贈漫書尺幅於端

送天一和尚住特華巖寺序

王爾鑑

碧嶂青溪雲蘿巨壑之蹟珠林寶地風清優鉢之  
華大地六萬三千任踏破殘岡剩嶺南朝四百八  
十那復數碎雨零煙維渝州華巖寺者山抱佛圖  
水環巴字仙人掌上望翠影之雙雙大士崖前聽  
魚聲之咯咯清映天池之月綺流出水之霞雪澗  
寒厓彷彿匡廬之瀑濤喧帕嶺依稀黃海之松澗  
自無權結茅伊始泊夫聖可開葉相承玉蕊發珠  
華色映巴山金碧銀燈抽寶燄光聯香國圖清遠

今元徽歸真幾嘆住持無主法幢倒地誰揚佛日  
之輝野水流煙孰作逃津之砥迺有天一開士  
圖上品素稱蜀國名僧獅座真宗再來鄧州和尙  
攝華衡而登嵩少五岳已歷其三空彼我而見人  
天萬象皆歸於一徧灑醍醐之味廣遊歡喜之園  
擔月囊雲莫笑僧人行脚餐煙掬水到處菩薩低  
眉歷豫及秦由楚入蜀折鑑煮石總是神通咒樹  
拈花空諸色相茲緣十方善信佛法僧寶寶敬依  
所願五祖嗣宗經律論燈燈繼續象移聖水雲白

西來鶴過華巖松仍東向往昔峨山公案已了大  
事因緣從今智水道場究明正法眼藏天堂石井  
卽名阿耨之池待漏雙山便作者闍之窟余吟聯  
惠遠學愧昌黎別戶分門儒者何嘗佞佛航幽選  
勝詩人慣愛惹僧習靜叅書畫之禪談藝說經生  
之偈宰官示現敢詡風月平章王舍遊行許作鶯  
花都講一言以序四座其聽何必紗籠乃塗招提  
之壁聊當玉帶永鎮般若之門云爾

Table with 10 columns and 10 rows. The text is extremely faint and illegible, appearing as light grey or black smudges within the grid lines. The grid is formed by solid vertical lines and dashed horizontal lines.

